

宋
論

冊
四

宋論卷十一

船山遺書本

衡陽王夫之譏

孝宗

漢之於匈奴也。高帝圍呂后嫚。掠殺吏民。烽火通於甘泉。文帝顧若忘之。而姑與款之。垂及於景帝。休養數十年。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於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遁。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密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苻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苻離一敗。萎靡而不復振。以迄於宋之亡哉。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怨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爲

折衝者奚恃哉。摧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專寄腹心於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爲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而用不密。量不宏。用不密。則天下交拂其志。而氣以盛而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惟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虜盟已敗。檜姦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芻糧何取而不窮。馬仗何從而給用。呼而卽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謀之不夙。則臨事四顧而徬徨。信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卽授。乃自其一竄再竄。顛倒於姦邪之手。君情不獲。羣望不歸。觀望者。徙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媚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身。避影銷聲於當世。無周爰之諮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

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於內。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略。豈秉麾建旆。大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必然者也。夫孝宗而果爲大有爲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殪矣。完顏雍新撫其衆而不遑遠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簡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未逐。尹穡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遑信任。朱元晦劉共父可使秉國成。而尙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於是而廟議輯矣。人心翕矣。猶無事遽爾張皇。迫於求獲也。

楊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雖凋猶可求慣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芻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谿峒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閫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勞收積漸觀釁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責以駭奔彼且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蹟如是以圖之燕雲卽未可期而東收汴雒西埽秦川可八九得矣此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摧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醉夢而已獨醒卻衆議以憤興而激其妒忌孝宗企足而望澄清德遠攘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逍遙而進橫擊率然之腰姑試拚蜂之螫李顯忠萬里初歸衆無與親邵宏

淵百戰未經。懷私求試。則苻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其幸也。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明徹一奔。而陳氏族亡。契丹之送死於女直。女直之興尸於蒙古。皆是也。宋之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壓。而彊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哉。其一仆而終不能興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專者。諮謀愈廣。名愈正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爲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爲人後者爲之子。道無

以尙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年所。大典數行。徒於所生父母。未聞有加崇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邸之失。其可爲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未可一概論也。禮曰。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生父母。則於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總以降。迄於服絕之遠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閒所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夷之所疏遠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於南頓。無所加尊。而不失其親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概之論可執也。則孝宗於此。未可以英宗之例例之矣。其於秀王僭無追崇之典。可無遺憾也。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忘之。鄙哉。其爲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己而

爲父母。濮王無崇高富貴貽之己而卽非父母。然則利之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絕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偃戈息民。布寬政。興文治。以垂統於後。固將夷漢唐而上之。其曰傳長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爲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爲疏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幽明交恫者。於茲六世。爲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子孫。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僭以上。至於德昭。含不敢言之恤。以僉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高宗嗣子雖夭。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乏賢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是高宗者。非徒允爲孝宗之父。實爲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以子孫爲其子孫。情之至。卽理之公矣。孝宗壹盡其忱。以

致孝於高宗。卽以追孝於太祖。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庸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遺憾於人心。不然。執一槩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隙以授邪說之歧。而爲所屈服。故張璪桂萼相反相激。而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無違其分也。研諸慮。悅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於古人之尺度。而無銖銖之差。夫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槩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說於此。藩王之子。入爲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薨。若僅高官大爵。稱爲伯叔。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表。北面稱臣。如咸邱蒙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爲乎。故執一槩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爲之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羣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

可以少安。而講之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遺詔。冊王之次。子嗣爵。以守侯度。而迎王入養於宮中。謝老安居。無所與聞。以終其壽。其薨也。葬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絕期之制。而行期服於宮中。以是爲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然。準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未可以此爲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纘太祖者。有父在。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人才之摧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於百年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於設刑網以摧士氣。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熏灼之氣。挫其初志。偪側之形。囿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爲之靡。而懷貞者德亦已孤。情靡者

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宇。退處以保其貞。於是而先正光昭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是者其弊有三。要以無裨於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撓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宇。以利其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於詭隨。而奚有於國事之平陂。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以爲士自有安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矜以激水火。無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故當世習與相安。而獲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

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尚而不可問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又其上則固允矣。爲秉正之君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爲天下之所想望後世之所推崇伊傳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塗已隘其惡惡也嚴而摘惡於隱已苛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衛道言長而益啓其爭以視先正含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如淵涵慎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自斂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耆定之元功而未逮卽以絜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

所未遑及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辯。無庸懦之波流。以待其氣矜。則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者。豈但此哉。故摧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抑。而終爲摧抑害。乃彌互百年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於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己。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蔡京秉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不入於罪罟。延及靖康。女直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郭。而宋齊愈洪芻之流。非無才慧。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彊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表。士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摧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

羣情震懾。靡所適從。姦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以奮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立。奮志有爲。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隆恩禮。慎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者。大概可睹矣。陳康伯。葉禹。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興之利。而民亦不傷。辨可辨之姦。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十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絜之往代。其於王茂宏。謝安石。李長源。陸敬輿。匡濟之宏才。固莫窺其津涘。卽以視郝鑒之方嚴。謝宏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杜黃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葉適。辛棄疾。

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推而上之。朱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宇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鑒風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堅。正報讎復宇之名。持固本自彊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洗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爲亂世所熒。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爲亂世之餘風所窘。而體道未宏。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即使孝宗三熏三沐。進三君子於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訐謖。廓清九有也。藉其摧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以蘄免斯民於左衽。惟染以熏心之厲。因其惻翫之謀。日

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於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妒才自用之惡。均於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當世之生民已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鳶之戾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四夷。延文武之澤於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抱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荏苒以忘憂。彊毅而能宏通。不孤清以違衆。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以淺其藏。節可亢而不過於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囂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有才也。斯可爲痛哭者也。

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直。無兵革之爭者四十年。論

者謂二主皆以仁恕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宴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雍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顧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所不得已。而姑以息民爲名。賢賢者從而信之。交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直相枕而亡。其幾兆於此矣。宋自秦檜持權。摧折忠勇。其僅免於死亡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俟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撓。逍遙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茶。不肖者耽一日之娛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